

生命如歌

古道行

阿遥◎著



祖籍江南，生长于北京，我的体内于是有了南方的血和北方的水。我眷恋江南，它柔软的雨雾，碧翠的山林，幽雅如画的小桥流水，青瓦白墙的水巷人家，让我陶醉，使我融化。我也喜爱北方，它宽阔的原野，湛蓝的天空，敦厚大器的建筑，热情豪爽的民众，教我畅快，使我安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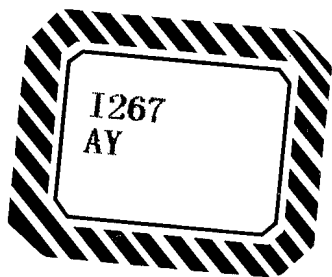
XIAOYUANWENXUECONGSHU

华文出版社

校园文学丛书 ■

古道行

阿 遥◎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道行/阿遥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9.
(校园文学丛书. 生命如歌)
ISBN 7-5075-1905-8

I. 古... II. 阿...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6173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 net

电话: 010-63370164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22 印张 87. 3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5000 册

(全十册) 定价: 198 元



目 录

我的南北与东.....	(1)
寻访观音记.....	(5)
维扬一日两千年.....	(11)
来自地脉的信息.....	(18)
运河瓷画.....	(23)
浙南行.....	(30)
沪杭秋游日记.....	(41)
老贵族的光环与阴影.....	(78)
红土地三题.....	(85)
老友粉.....	(85)
邕江访古.....	(87)
到永福“逛窑址”.....	(94)
贺兰日记.....	(100)
睁眼看新疆.....	(121)
出远门带上馍.....	(121)
初见塔克拉玛干.....	(126)
走进回族人家.....	(137)



古

道

行

在那遥远的地方	(155)
西北古道行	(171)
秦长城的误会	(171)
石门关与须弥山	(173)
银壶上，出征的将军	(175)
天高云淡，直上六盘山	(178)
前往拉卜楞寺	(181)
鲁土司衙门	(186)
走廊上的长城	(188)
到张掖	(191)
从黑水国到骆驼城	(193)
大漠孤烟锁阳城	(195)
阳关，永远的遗憾	(201)
秦时明月汉时关	(203)
翻越祁连山	(209)
常人看不见的塔尔寺	(213)
康巴汉子	(218)
穿便装的尼玛活佛	(220)
看了一万件彩陶	(225)



我的南北与东

祖籍江南，生长于北京，我的体内于是有了南方的血和北方的水。我眷恋江南，它柔软的雨雾，碧翠的山林，幽雅如画的小桥流水，青瓦白墙的水巷人家，让我陶醉，使我融化。我也喜爱北方，它宽阔的原野，湛蓝的天空，敦厚大器的建筑，热情豪爽的民众，教我畅快，使我安心。我曾经自豪地觉得，我的性格里，兼有南北双方的因素。可实际情况有时又令人苦笑，往往在南方人面前，我嘻嘻哈哈，大大咧咧，一口普通话，一副高身材，俨然一个“你们北方人”；而在京城，我的细腻多情，无法改变的瘦骨清相，江南地区的饮食习惯，还有所缺乏的京腔京韵，又让人一眼就辨出我的南方血统。我只得戏言：我是一个不南不北、不尴不尬的矛盾体。

陷落在南与北的矛盾里还不够，前不久山东的



任君寄来一信，又把我跟“东”扯上了瓜葛。

任君作为考古学家，着实令业内人士羡慕。考古不同于发明创造，除了科学的判断，很大程度在于运气，有的地区干一辈子恐怕也挖不到什么重要文物，而他在1995和1996两年主持的两次重要发掘，接连被选入当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大家称他是“福将”。1995年在济南郊区长清县仙人台，一片不足一千平米的台地上，他们发现了一组西周郛国贵族墓群，出土了大批青铜礼器、乐器等重要文物，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同时解决了有关这个鲁国的附属小国的许多学术问题。发掘期间，有一个极其怪异的现象：只要一出土青铜礼器，一定天气骤变，非风即雨。往往是没有一丝风的情况下，铜器的耳朵刚刚暴露出来，便一声炸雷，风雨大作。当考古队员们手忙脚乱苫好篷布，雨也停了。反复经历多次之后，呆在村中驻地的队员一见变天，就赶紧打电话到工地，问是不是出铜器了，回答果然是肯定的。这现象之离奇谁也解释不清。直到有一天，一位学生恍然：“任老师，你是在挖



你的祖坟呀！”文献记载，郛国为妊姓，“妊”也就是“任”。任君只有无可奈何地认帐。

他日前的这封信几乎是一篇论文，兴冲冲地告诉我，刚刚到长清作了新的调查考证，郛国墓地的主人同他无关，倒是我的老祖宗！还把考证的前因后果详细论述了一遍。他说这次在长清见到几件带铭文的郛国铜器，铭文中清楚地记载，郛国为妫姓，而非任姓。妫为传说中虞舜的姓，因舜生于姚墟，所以又姓姚，与我同姓。妫、姚两姓相通。据《孟子》记载，舜为东夷之人，所以“你也是东夷人之后”。而他们任姓是黄帝后裔，郛国王族曾娶任姓女子为妻，“仙人台郛国贵族墓地与我只有间接关系”。对他的考证结果，任君称非常满意，这番去长清不虚此行。

他倒是满意了，而且脱了干系，但我却稀里糊涂一下子成了东夷人，还不明不白地叫他掘了“祖坟”。真可惜仙人台的狂风暴雨没有把他们掀到山下的水库里去！至于我成了东夷人，倒也无所谓，只是有些意外。其实，南方人虽然近现代颇有优越



古

道

行

感，但在上古却是披发左衽的“南蛮子”，远没有中原地区风光。早已是“蛮”了，再当一回“夷”也无关紧要，管他南北与西东，只当是狡兔三窟、四海为家吧。不是我阿 Q，恐怕若不是人口迁徙，南北交融，人种优化，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南方也不会有今天的富裕发达吧？



寻访观音记

人们总求观音菩萨保佑，可是寻访观音菩萨真难。

飞到福州，只停留一顿饭工夫，就登上了开往德化的汽车，奔着德化瓷器讨论会，奔着那儿的名产白瓷观音。

从地图上看，只知道德化在福州的西南，却没有想到，这竟是一趟艰苦卓绝的旅程。车出福州不远，就驶上了蜿蜒的山路。宽阔的闽江渐渐留在了脚下，对岸的远山层层叠叠，与这条秀水一路伴着我们。穿过一个县，山路已不能用蜿蜒这样含蓄的词来形容了。开得飞快的中型面包车，让疯狂地左转右拐、上下起伏的土路抛来抛去，成了跳跃在浪峰上的没有根的小船。像是灵魂出了窍，我头一次尝到了晕车的滋味，再也没有情绪欣赏窗外的山水了。一看表，才走了一个小时，离目的地德化，至



古

道

行

少还有五分之四的路程。初入闽地，就遇到个下马威，看来要见“佛面”，真得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呢！

牵着我们的闽中山城德化，制瓷历史不算很久，从宋代才开始勃兴。而德化瓷的名声，却驰誉遐迩。除了它靠近泉州，产品早在宋元即销往海外，更因为它独有的白瓷，它的白瓷观音，和塑造观音的明代瓷塑大师何朝宗。

德化的白瓷并不是刺眼的惨白，它柔润、醇厚，如凝脂，似象牙，中国人称它为“象牙白”，西方人则更加痴迷地直呼其为“中国白”。德化的山高，却是秀的；德化的瓷硬，瓷土却是软的——软到烧大件器物常常变形。五百年前的德化人就发现了这个现象，于是用他们坚实的手把这细软的土变成了多姿多彩的瓷塑。何朝宗在这时候应运而生。在后人的眼里，他的名字，与德化瓷塑几乎融为一体了，简直不知是德化窑“烧”出了何朝宗，还是何朝宗带起了德化窑。而这次到德化我才得知，他的原籍却是江西，他的祖辈是在明朝洪武年间，被委派到福建来做官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想

寻访观音记



在德化寻到何朝宗的影子——在德化人的身上，在白瓷观音的眉宇间、衣纹里。

德化人长得真黑，不论男女，多是黧黑的肤色，粗硬的骨骼，像是山高晒的，又像是窑火熏的，让人不能不惊叹，洁白细润的白瓷观音，竟然诞生在他们手中！

德化满街是卖瓷器的。会议间隙，我们急不可待地一头扎进观音林立的街里，一家店挨着一家店，一个摊挨着一个摊，挑选货色，打探行情。晚上，一位当地代表带着样品来会议驻地推销。他带来的是一尊滴水观音，说从底座里灌水进去，水会一滴一滴从观音手里的宝瓶口流出来。设计虽然奇巧，但我嫌观音的体态不够婀娜。第二天会后，又有一位当地干部，说领我们去工厂选购，大队人马兴冲冲随他上了路。穿过城中心，穿过老街道，穿过小巷子，过了一座贞节牌坊，又上了一段坡，走了近半个钟头，来过德化的代表发现，快到城外的古窑址了。工厂不大，陈列成品的屋子叫下午的太阳晒得透不过气来。这儿的观音倒是不少，站着的



坐着的，滴水的执莲的，排成行，列成阵。有人开始挑选，开始讨价还价。我也挤进去一尊一尊捧起来看，却没有一尊十分满意的，总觉得缺少一股仙佛之气。我索性空手而归，绝不凑合。一路上跟同行们自嘲道：“我们这些干文物的真要命，脑子里全是真‘何朝宗’，当然看不上这些新设计的造型！”

可是不能不承认，如今的工艺水平，的确在古代之上：观音的手指塑得愈发细，千手观音的手塑得愈发多，瓷质也愈发白而透明。但是，古代作品中的沉稳与厚重消失了，观音面部端庄的佛相难寻了。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赞叹：“呀！观音的手塑得真细，真好，叫人一眼先看到那手！”我心里却说：完了，这正是败笔。

还是何朝宗聪明，不愧为大师。他塑的观音，常常是不露手的。对此，后人有几种分析，有的说是为了运输时避免磕碰，还有的说他有感于封建势力下妇女受压抑。这些似乎都有些牵强，后者尤其讲不通。谈到这个特征，我倒是立刻想起了法国雕

寻访观音记



塑大师罗丹的一个故事。他塑巴尔扎克像的时候，也曾听到这样的评论：这双手塑绝了！罗丹二话不说，刷刷两刀，就砍掉了那双喧宾夺主的手，改塑成紧紧裹着披风，昂首而立的文学大师形象。塑像因此流芳百世。何朝宗的想法看来与罗丹不谋而合，他的真品，像珍藏在泉州市博物馆的《渡海观音》，故宫博物院的《达摩渡海》，都是把手掩在袖中，双手微拱，任长袖垂曳出飘逸洒脱的衣纹。而观者的视线，却不由自主地逆衣纹而上，集中在他们的脸上。何朝宗的雕塑刀，于是着意在面部神态上刻画观音的慈悲、达摩的睿智。到底只有一个何朝宗！寻访几天的疲劳和对新产品的失望，我几乎放弃请观音的念头了。

会议的最后一天，我与几位同行参观完博物馆，汽车拉了一批代表开走了。后来才知道，他们去参观一家用现代机械生产盘子碗的新工厂。知道了才庆幸：我们没赶上真对了。

一行六七人随当地代表小苏，步行去看他的朋友的制瓷作坊。外间的台案上，几尊随处可见的滴



古

道

行

水观音、披坐观音，并没有打动我们。随便地踱进转不开身的里间，同事小舟从背光的架子上捧起一尊相当大的观音像，拿到灯下递给我问：“这尊怎么样？”接过沉甸甸的塑像高举过视平线，我只觉眼前一亮，就再也放不下了。

踏破铁鞋觅到的，是仿何朝宗的渡海观音。观音头顶披风，袖手立在海浪包裹的莲花海螺上；向后飘摆的襟袖，衬着稍稍前倾的身体，正像从海面飘然而来；微微侧转的面庞，含蓄庄重，一股超凡脱俗的仙佛气象。终于找到了，何朝宗的韵味！这得来不易的艺术品非我莫属了。令人生畏的归途，随他去吧，有我保护着观音，有观音保佑我！



维扬一日两千年

你能想象在一天之内，从今朝走进汉代，又从汉代跳到唐朝吗？在扬州就可以做到。

这天的安排是去扬州郊外的唐城遗址文保所。唐城左近，要经过新建的汉墓博物馆，于是作了“一日两游”的计划。

骑上借来的自行车，在博物馆馆长顾君引领下，从市中心的三元路绕过街口的文昌阁，经四望亭直向北驶去。穿过村庄，推上坡道，前面高高的一对仿汉阙，就是天山汉墓博物馆。汉阙门上博物馆的牌匾，正是顾君的墨宝，他的字，已经镌刻在扬州城里的许多门额上了。

院子很宽阔，一大片粉红的草花，招来成群的白蝴蝶；远处的布谷鸟，把天空叫得透亮透亮的。穿过这片闪耀着生命的空间，走向曾经埋葬了生命的坟茔，我将实现一次跨越两千年的时空转换。



这座博物馆，并不像西安的秦兵马俑坑、北京的大葆台汉墓那样，在墓葬原址上加盖保护性建筑。原墓址在苏北的高邮，这里展厅中的棺槨和全套黄肠题凑，是从高邮迁过来重新复原的，新址恰巧是扬州的汉城遗址。馆里毕业于南大考古系的小周的介绍，令我吃惊不小。我参观过北京南郊大葆台汉墓的黄肠题凑，印象中已经相当壮观了，而据说这一套还要大得多，搬迁工程是何等艰巨，简直不敢想象。

黄肠题凑是西汉诸侯王通用的一种葬制，简单地讲，就是为放在墓室中心的棺材盖一座几十米见方、数米高的多重木头宫殿。最外围的一道，用一根根树心（一般是柏木）截成的木段垒成，这树心称为“黄肠”。垒法是“黄肠”的头指向墓室中央，叫作“题凑”，“题”与“头”通假。大葆台汉墓的黄肠木截面约十来厘米见方，半米左右长，而进得展厅一看，天山汉墓的竟有它的四五倍粗。凭栏俯视了墓葬整体，我们随小周下到墓室里，并且干脆跨进了由黄肠题凑围成的这座冥宫。